

# 神谕背后的密谋：

## 评戈尔丁的遗作《巧语》

李道全

《巧语》(The Double Tongue, 1995) 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 1911—1993) 的最后一部小说,在他离世两年后方出版。书稿原定于1993年秋季交付出版商,但戈尔丁不幸突然离世,未能最终定稿。后人整理戈尔丁的手稿,发现他基本完成了这个关于阿波罗神的女祭司的故事,所以费伯出版社在1995年将这一手稿整理出版,还特地附页说明该书情况。关于小说的题目,戈尔丁生前也反复斟酌。他手稿中多次出现的“double tongue”最终被选定为遗作之名。相对于饱受关注的小说《蝇王》,评论界对于《巧语》的研究还较少。虽然《巧语》的影响力远不及《蝇王》,但这部小说对古希腊神谕的想象性撰写,对史实与神话的巧妙糅合,突显了作家的学识和才华。

上世纪六十年代,戈尔丁夫妇曾受古典学者彼得·格林(Peter Green)的邀请,在希腊驻留了一段时间。在希腊期间,戈尔丁观光了古希腊的遗迹,造访了德尔斐神庙,后来还在《假期》杂志上发表了《德尔斐》一文记录这次旅行。游记中他专门提到宙斯测量地球中心的传说,交代了德尔斐特殊的地位。德尔斐是古希腊著名的宗教圣殿之一,供奉着太阳神阿波罗。在旅途中,戈尔丁还和好友格林探讨了神谕的问题。格林从考古学角度向戈尔丁解释了神谕的生成机制,驳斥了那些传说的真实性。这次行程无疑给他后来创作《巧语》提供了给养,也可以说,《巧语》是戈尔丁长期思考的结晶。

以阿波罗神的女祭司阿丽卡为叙事者,小说《巧语》讲述她与德尔斐神谕之间的故事。阿丽卡出生在埃托利亚一个福西斯贵族家庭,长相不佳,在婚配市场不占据任何优势。加之妇女地位有限,无人关心她的教育。然而哥哥教会她几个字母之后,她竟然能够



威·戈尔丁

毫无障碍地开始阅读。这给她增加了一点神秘色彩。此外,她的成长过程中的几件轶事,经过家奴的讹传,让阿丽卡更富传奇韵味,甚至有人开始相信她有非凡的能力。因此,当她逃婚未遂让家人蒙羞之后,她意外地被父亲的好友艾奥尼迪斯收留。他是德尔斐神庙的祭司长,提议由他们的祭司学院来监护阿丽卡,直到她成功出嫁。作为一个不被家庭珍视的女孩,她也只好听从这一安排。在父亲眼里,阿丽卡只配在德尔斐扫地打杂,但是艾奥尼迪斯却另有企图,因为他已经听到了阿丽卡特异能力的传闻。他决心要培养她,让她“拯救希腊,拯救雅典,复兴德尔斐”。就这样,平凡女子阿丽卡的命运发生急剧转变,与著名的德尔斐神谕产生了交集。

据说最初的时候,德尔斐供奉的不是阿波罗神而是大地女神盖娅。后来德尔斐的控制权转到海神波塞冬手里,而神谕发布处则被一条巨蟒(Python)占据。阿波罗杀死这条巨蟒,将德尔斐变成自己发布神谕的地方,因此阿波罗神庙里的女祭司也得名“皮提亚”(Pythia)。所谓的神谕,其实就是人们向神庙提出他们关心的问题,然后由“皮提亚”以神的名义做

出的回答。在古希腊人的日常生活中,神谕在人的生活中有着广泛深入的影响,小到个人的婚丧嫁娶,大到城邦的宣战媾和、外交结盟,古希腊人都会去祈求神谕。在众多发布神谕的神庙中,德尔斐神庙是最著名也是公认最准确的。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俄狄浦斯王》中也有向德尔斐神谕请示的情节。其实,德尔斐神谕的影响力之大,早已传播到希腊之外的地区。历史上著名的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和德尔斐神谕的故事便是佐证。享有“历史之父”美称的希罗多德还在其著作《历史》中记录了这一事件。这些历史材料无疑让德尔斐神谕更显神圣威严。戈尔丁在小说《巧语》中巧妙呼应这些历史线索,但是他将小说设定在罗马帝国逐步崛起、希腊文明走向衰落的历史时刻。这一处理方式既让他灵活呼应历史传说,也为他质疑神谕创造了便利。



威·戈尔丁

阿丽卡居住在德尔斐临近区域,年少时期也听闻了皮提亚被雇佣兵误杀的故事。这一线索无疑指涉了德尔斐神谕的式微,也是神谕阴谋最终瓦解的预兆。她来到德尔斐之后,享受比家庭优越的待遇,甚至可以随意使用图书室。由于德尔斐一度被认为是世界的中心,世界各地出版的书籍都会送来此地保存,所以这个图书室藏书丰富。在翻看荷马的《伊利亚特》时,艾奥尼迪斯毫不保留地提到祖辈伪造神谕的事情。更令人惊讶的是,艾奥尼迪斯自己并不信仰这些神灵。他希望阿丽卡能够读书,尤其是阅读诗歌中的六音步诗行(hexameters)。因为这个能力事关重大,与她今后将要担任的职位息息相关。

作为监护人,艾奥尼迪斯其实是祭司学院的主管,兼任阿波罗神的高级祭司,负责解释神谕。他试图重整阿波罗神谕的纯洁与神圣,因为他知道“德尔斐曾经是世界的中心。那时雅典也是世界知识和艺

术的中心”。他认为过去德尔斐能够盛极一时,因为那时人们大多就政治事件前来询问。不仅问题充满睿智,预言准确还会给德尔斐带来丰厚回报。阿波罗是首席诗神,传说他善于使用六音步诗行。但是,由于现任的两位“皮提亚”不会使用阿波罗的语言,这一中心沉寂了,人们也开始向神谕征询一些低级问题。这既冒犯神谕的威严,也没有物质上的收益,德尔斐只能靠旅游收入来维持生计。所以,艾奥尼迪斯需要的是古老的“阿波罗神的声音”,让人们相信那是神的旨意,从而带来德尔斐的复兴。这才是他训练阿丽卡的真正原因。

阿丽卡之前的两位“皮提亚”都不会使用阿波罗的语言,因而遭到艾奥尼迪斯的鄙弃,被他视为“肥胖的蛞蝓”。她们过世后,阿丽卡继任,承担起发布神谕的职责。由于德尔斐神秘的历史,这块土地也善于无中生有,阿丽卡小时的轶闻在德尔斐流传得神乎其神,让人们对这位新的“皮提亚”充满期待。为了迎接她继任,德尔斐也还专门举行欢迎仪式。阿丽卡对自己不太自信,但是事实表明,她只需出席仪式就足以蒙混过关,不需要太多发挥。即使她什么也不说,祭司长也会替她解释,发布她的神谕。后来,阿丽卡认为自己感受到了神灵的存在,但是艾奥尼迪斯一点也不相信。他肆无忌惮地发挥自身的阐释功能,捏造神谕。这让阿丽卡不安,觉得这是亵渎神灵。但是无神论的艾奥尼迪斯毫不愧疚。他甚至根据潜在的经济利益,把征询神谕的人划分等级,区别对待。他对于雅典的执政官和罗马麦泰勒斯·辛伯(Metellus Cimber)尤为关切,而对于普罗大众则潦草应付。因为麦泰勒斯·辛伯扮成普通公民,咨询他和凯撒的前程问题。如果回答得好,那必然会带来丰厚回报,所以艾奥尼迪斯事先想好了答案。为了从科林斯来的腓尼基商贾那里获得更多利益,他甚至安排阿丽卡同他们晚宴。阿丽卡谴责这一行径邪恶无比,但是艾奥尼迪斯自嘲是作假老手,认为自己是识时务者。在他看来,经济利益远远高于对神灵的信奉。

为了谋求更大利益,除了在语言上要求神谕的原汁原味,预言的准确与否也至关重要。由于世界各地发布神谕的场所也处在竞争之中,为了更准确地预测,艾奥尼迪斯依靠飞鸽传书建立了自己的情报体系。依靠这一情报体系,他能及时掌握雅典城的动

向,速度大大快于雅典郊区的居民。他还坦言,各地发布神谕的场所都是互换情报,并最终为德尔斐服务。这无疑确认了德尔斐的中心地位,也说明祭司阶层为了维持神谕这一习俗,谋求经济利益,已经结成了一个巨大的信息体网络。只要神谕的习俗存在,各地的神谕场所也能一起共同繁荣。倘若德尔斐衰落了,各地的神谕机构也将受到池鱼之灾。

在经济利益之外,艾奥尼迪斯还有着巨大的政治抱负。作为祭司,他并不希望仅仅局限在神职范围之内,对于当下的政治局势,他也颇为关注。当时罗马帝国正在崛起,希腊已经在他们管制之下。虽然罗马人赋予希腊巨大的自由,但是艾奥尼迪斯无法认同罗马人的统治。在他眼中,罗马人只是迷信,没有如希腊人一样笃信宗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野兽。艾奥尼迪斯虽然自己也不信奉神灵,但是他却批判罗马人的宗教观,这也颇具讽刺意味。实际上他只不过希望保持神谕习俗,并从中获取巨大利益。他亲眼目睹了罗马军团的作战方式,担心他们征服世界。这个前景如噩梦一般萦绕在他的脑海,因为那样的话,他将无法继续谋求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所以他决定需要召唤阿波罗神来为自己服务。

虽然阿丽卡后来学会使用六音步诗行来发布神谕,带来了德尔斐神庙的一度繁荣,但是好景不长。他们居住的建筑屋顶腐蚀,需要大量资金来修缮。艾奥尼迪斯决定和阿丽卡一起前往雅典募捐,但成效不大。相反,在雅典的酒席上,一个年轻人甚至戏谑地指控艾奥尼迪斯杜撰神谕。在返回德尔斐的旅程中,他们在科林斯遭遇更尴尬的局面。虽然科林斯商人出手慷慨,解决了修缮的资金,但是神谕的威信已经滑坡。阿丽卡为奠酒而发怒,没有得到任何关注,有失阿波罗首席女祭司的身份。另外,当地的罗马执政官也提醒艾奥尼迪斯,让他恪守神职。后来,艾奥尼迪斯离开德尔斐神庙,参与了反抗罗马人的密谋。阴谋败露后,他遭到巨大打击,抑郁而终。继任的男祭司与阿丽卡之间的配合没有那么默契,神谕也就丧失了昔日的威力,因为艾奥尼迪斯才是神谕真正的作者。无论阿丽卡怎样发布神谕,经过艾奥尼迪斯的阐释,神谕都变得含混不清,包含了更多的可能性,需要听谕者的拿捏和判断。艾奥尼迪斯的离世无疑也宣告了这一神谕阴谋的终结,除非其他男性

祭司重蹈覆辙。

纵观小说《巧语》,“皮提亚”阿丽卡在德尔斐只是一个工具。她本以为自己逃脱了家庭的束缚,获得了自由,事实上却陷入一场更大的阴谋。虽然艾奥尼迪斯多次强调她是世界上唯一真正自由的人,可以坐在密室三脚椅上毫无顾忌地呓语发挥。但是,当她年届八十,回忆起自己的一生,开始反思女性的地位。随着阿丽卡逐步接触神谕,过去神圣的德尔斐神谕也开始暴露出其阴暗丑陋的一面。女性成为被神灵或男性支配的工具,这令她忧伤。她说自己是神的奴隶,或借用柏拉图的话,“神的理念”的奴隶,她无法确定神灵是否存在,所以她最后建议雅典执政官竖起神坛并镌刻“献给未知的神”。

在这部作品中,戈尔丁的古典文学才能得到很大的发挥,彰显了他深厚的文学功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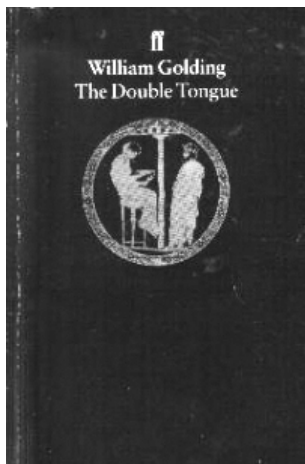
有时一个小小段落就需要读者具备深厚的希腊与罗马神话知识方可消化理解。小说叙事还巧妙地糅合了凯撒等诸多历史人物与事件,关涉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地理、军事局势。所以,牛津大学英国文学教授约翰·凯里(John Carey)评价戈尔丁,认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就是“二战和英国文法学校”。的确,英国文法学校的教育体制注重古典文学,这对戈尔丁的影响极大。戈尔丁在遗作中把创作的笔端伸向西方文明的源头,对古希腊的神谕进行了解构,其批判与反思力度远远超过了《蝇王》。通过勾勒德尔斐祭司阶层对神谕的操控,他消解了神谕的神圣性,揭示了神谕背后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博弈。更巧合的是,他的突然离世也把文本题目的抉择留给后人,让读者来揣摩他的“神谕”,评判和阐释他的“巧语”。

(本文得到广东工业大学青年基金项目资助)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外语系;

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 杜新华)



《巧语》封面